

罗兴武 著



秋天^①的另一种收获



 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罗兴武 著



秋天的另一种收获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秋天的另一种收获 / 罗兴武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 - 7 - 221 - 11611 - 6

I. ①秋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中国文学 - 当代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10905 号

书 名	秋天的另一种收获
著 者	罗兴武
责任编辑	黄 冰
装帧设计	乌 衣
出版发行	贵州人民出版社
印 刷	贵州兴隆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	13.5
字 数	20 万字
版 次	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221 - 11611 - 6
定 价	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不作喧哗的写作(序)

李寂荡

兴武先生退休后,没了职务,他很诚恳地要大家叫他老罗。

翻阅老罗这本集子便会发现,他的作品大部分是发表在《山花》上的。而他最早发表作品的刊物也是《山花》,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,迄今已有三十余年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中国的文学之热烈,可谓如火如荼,很多年轻人都怀揣一个梦想——作家梦。作家有深邃的思想,深沉而丰富的情感,作家犹如无冕之王,创作出一个属于他的王国,拥有无上的荣光。老罗年轻时便有这样的梦想,付诸实践,并有所收获。可是,公务繁忙,疲于奔命,写作于是被搁置起来,然而他做作家的梦想并未搁置,而是小心地收藏了起来,时势巨变,世事迁移,这个梦想并未消弭于时间的洪荒。隔着宽阔的时间之水,步入花甲的他又接续了年少时的梦想,压抑已久的愿望得以实现,创作的激情得以释放。按自己的志趣生活,这于他无疑是愉快的事情。说到他对文学的痴迷与执着,可举一例,参加工作后,他所在单位多是重要党务机关或权力部门,他却几次要求调到与文学创作活动有关的单位,原因便是那作家梦“作祟”。在一个崇尚权力与实利的时代,做这样的选择,真是书生意气、不合时宜,让人匪夷所思。

文学是一种回忆,有一位著名作家如是说。是的,文学是一种回忆,是经验的表述,但文学不仅是回忆,文学也是想象和虚构。然而,记忆并不是客观的,不存在客观的记忆。回忆是对曾经现实的一种改写,因时间、情感等等因素导致的改写。关于“现实”,我有一个说法是,既要贴得近,又要离得开。贴得近,写作才有现实根据,血肉丰满;离得开,才会有超越现实更加旷远的人生况味。为什么在这里我要提到这位著名作家这句话,因为老罗的作品很吻合这个说法。纵观其作,多是基于“回忆”、经验的写作——我说的是“基于”,自然还有“艺术加工”,否则,怎可谓“文

学艺术”。一生中可资回忆的事情很多,但老罗的回忆几乎聚焦于他的乡土。说来,老罗从政数十载,所谓的都市生活、官场生活,他置身其间,再熟悉不过,而且,时下官场小说“方兴未艾”,可他的笔端很少涉猎这方面的东西,他一直固执地诉说着故土那些似乎有些久远的人和事。“故土”无疑成了他写作的根据地。为何如此呢?我揣摩出这样两个缘由(不知是否恰当):其一,出身乡土的人(尤其是老一辈),对乡土有很深的情结,哪怕进了城,对于城市一直难以认同,内心里一直坚持自己“乡下人”的身份,既如此,对于城市生活,便是局外人的态度,在其心目中,“生活”就是乡土生活,乡土生活那才是生活。而且,作为乡土的中国,城市往往徒有其表,城市历史短暂,因为历史原因,所谓城里人,大多是刚刚从乡下人转换而成的,而所谓的城市文明还远未成型;其二,一个作家开始写作时所接受的文学影响、文学观念,先入为主,往往会影响其一生。老罗涉足文学之初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,那时的中国文学正是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为主流的。那时的文学潮流对他是很深的影响的,譬如,小说取材,构思,话语方式等。我以为这样的写作方式无可厚非,写作是多元的,哪种方式都可能写出好的作品。这也是一种朴实的写作。

老罗的写作是朴实的,犹如其故乡的泥土,不作喧哗,没有骚动,默默地生长出树木、庄稼和鲜花。

是为序

2013年12月13日 草于望城坡

(作者系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《山花》文学月刊社主编)

目录

老窖
(小说辑)

不作喧哗的写作(序) 李寂荡

老窖/003

扯谎三别传/013

痔疮/022

病猫/034

豆米火锅/045

金画眉/048

房号问题/060

微型小说六篇/064

- 猴场轶事/079
生期坟/099
死亡是秋天的另一种收获/105
姊妹篇/114
戴黑纱的毕业照/123
童心与山趣/125
立春/127
一株荣誉树/128
告别母亲/129
女儿罗号婚礼致辞/131
拥书自雄话子牧/133
谈读书/136
读《瓮安县志》札记/138
回乡感言/141
初创话监察/144
醉酒记/147

父亲/152

小妹/154

当一条河流变清了的时候（八首）/155

贵州辨析（三首）/160

故乡的怀念（五首）/164

卖凉水的小姑娘/168

清晨，拿奶瓶和袖珍收音机的青年在奔跑/171

岁月的河流（三首）/173

正月初二（外一首）/176

幽默人生（外五首）/178

一个小生命走过100天/182

美国之旅（五首）/183

黄果树瀑布的传说（外三首）/187

我爱贵阳/191

过期土酒（旧体诗）/194

后记/207

LAOJIAO (XIAOSHUOJI)
老窖（小说辑）

老窖

003

刘家贵嗜酒,后来得了肝硬化,吃了几大筐中草药,无效,死了。左三妹同他感情甚笃,每顿,他喝包谷烧,她就喝甜酒酿陪他。他走了,她量两升上好的糯米,选尽稗子和糠头,极认真地煮了一大坛甜酒。请人杀了一头猪,把刚开膛取出来的猪板油割了两叶,趁新鲜放进甜酒坛子里,用死黄泥扎了盖子边缝,再将一条黑色纱布系在坛脖子上,挂了一朵大大的白纸花。这坛米酒将葬于棺底,许多年后,米糟子和猪板油都会融化,变成清亮、甘醇、幽香的老窖。

人们说:“够三姨爹在那边喝一阵子了!”

这话其实是在称赞左三妹。年轻媳妇们惊讶左三妹脑瓜子好使,居然想出这么个表达感情的方式。左三妹小时候上过几天私塾,死活没缠过小脚,长大了,又偏在小学找了个教书的老公。她的言谈举止,总让人感到有那么点特别的味道。

也有人说,可惜坛口太大,怕走气,为啥不找一个口子收得紧些的坛子呢?左三妹一脸悲切,很疲惫的解释说,这坛子是家里炖猪肉用的,从家贵父亲那辈用下来,家贵喜欢它。

出殡那天,特意找了两个小伙子抬酒坛子,跟在拿灵房和纸人纸马的人后边。

这正是乾坤倒转、江海翻腾的年头。全国胜利炮刚响过,省城接着就解放,县城很快被拿下来。镇里正在紧张地商量什么“防剿”,解放军一下子就来到面前,镇政府被端掉,镇长胡大奎被活捉,“防剿”人员一下子作猢猻散,少数顽固分子逃到镇子几十里以外的深山老林。大姨妈作为镇长太太被监管了几天,二姨妈因为参与转移“浮财”受到审查。事情波

及到左三妹这里，丈夫的丧期她也没得到安宁了。

原来，在风声开始紧起来的时候，大姨妈多了个心眼，将家里金银细软用一块绸布包了，塞进一个不大不小的罐子，在一个月黑头的夜晚，叫二姨妈用背篋背去藏了。二姨妈丈夫抽鸦片死得早，没人商量，情急之中，她连夜在自家灶门口挖个坑，埋了那只罐子。解放军接管镇政府之后，胡大奎的财产被查抄，但在胡氏宅内几乎一无所获，知道有价值的东西已被转移。大姨妈被叫去问话，她听得出，能否交出藏匿的东西，同能否保住她男人的脑袋有关。回到家，她满头青丝在一个夜晚转白。第二天，急火火给二姨妈传信，要她赶紧把藏匿的罐子送回来。傍晚时分，在望眼欲穿的期待中，二姨妈呼天抢地闯进院子，只喊出一声：“天塌了，罐子没了！”便栽倒在地，人事不省。

大姨妈家被挖地三尺，依然一无所获。二姨妈家同时也被查抄，抄家的人勘察了埋罐子的现场，带队的崔干事在灶门口，朝左三妹家那边方向张望了好一阵，发现站在她家二楼廊道上，对这里正好看个正着。崔干事当机立断，决定立马查抄隔壁左三妹家。

左三妹正在办丧事。这是刘家贵死去的第五天，尸体早已入殓，出殡的日子定在第七天上。

崔干事带了四个人过来，为防不测，他叫两个人守在灵堂门口，叫一个随他来见左三妹。左三妹一身缟素，几天守灵下来，脸上红晕褪尽，面如一张白纸，两个眼眶乌黑，三个身着孝服的小女孩儿围在膝下。崔干事压低嗓门，开门见山，简明扼要但却严厉地向左三妹说明了来意，要左三妹配合。

听崔干事说完，左三妹长叹一声，不无几分气愤地说：“搜，任随你们搜！欢迎你们把旮旯见晃都搜遍。人都死了，什么宝罐罐、尿罐罐、屎罐罐，对我又有什么用呢！”

几个人在屋子里搜寻一遭，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。

崔干事指着放在屋角小方桌上的坛子，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左三妹冷冷回应说：“甜酒，送给死鬼的。”

崔干事有些疑惑。陪护左三妹的老太婆解释说：“她家男人喜欢喝酒，死了，地方风俗，埋一坛酒，随他喝。”

崔干事走过去，拍拍坛肚子，侧着耳朵听听声响，没有说话。

崔干事去到灵堂,同他来的两个人尾随其后,转了两圈,又回到左边厢房。他突然盯住左三妹,坚定地说:“我要开棺看看!”

大家都看着左三妹。在昏暗的屋子里,透过灰白的窗户纸漏进来的微弱的光亮,淡淡地抹在她苍白的脸上,有两行浑浊的泪顺着脸颊淌下来。她慢慢地,同时也是很坚定地说:“要得嘛,你们打开看啦!死人不会说话,我替他有个要求。”

“什么要求?”崔干事警惕地问。

左三妹抹去脸上泪水,把从孝帕边缘滑到额上的几绺头发往里扎了扎,挺了挺胸,目光把崔干事看定,不慌不忙地说:“开棺看,我不反对。东西找到了,你们拿走,我服罪!找不到呢,你们点三炷香,给死人赔个礼——好歹他还是学校的一个老师啊!”

崔干事收回与她对峙的目光,略一思索,答应了。他对她的沉稳暗暗吃惊,他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重孝中的女人。

棺材里没有他们要找的东西,崔干事信守诺言,上了三炷香,带人撤回。

二

三姨爹的葬礼过后,寻找珠宝罐子的事没有结果,大姨爹胡大奎的命运可有了结果。那阵子土匪闹得凶,有一次包围了县政府,想把县狱里的押犯打劫出去,据说胡大奎同这事有什么瓜葛。很快,人民政府处决了包括胡大奎在内的一批土匪恶霸。大姨妈近乎疯狂,她认定珠宝不是被二姨妈独吞,便是被她和三姨妈私分。她把丈夫的死因,完全归结于是没有用那一罐子珠宝去赎命的结果,因此更要拼命找到它的下落。每天,她起得和云盘坡枫香林的乌鸦一样早,披头散发,穿过街口,急匆匆走过一片田坝子,在二姨妈和三姨妈家院子前面站定后,放开嗓门就骂起来,一直骂到早饭时分。她骂:“哪个得了那些珠宝,养儿没得屁眼,生女不长尿道;走路被星秀屎尿砸死,到阴间被磨子推成齑粉……”

翻来覆去骂这几句,骂得四邻都烦了,他们说:“咦,左家大姨妈怕是疯了啊!”

二姨妈被骂得受不了了,到隔壁院子找到左三妹。她说:“三妹,我们姊妹一场,我求你救救我啊!”

左三妹一听话里有话，把脸一沉，说：“我不同你们两个疯子鬼扯！”转身就要走开。她知道二姨妈是老实人，看到她那可可怜样，又站下来说，“她骂得那么难听，你找两坨棉花把耳朵塞起来。”

大姨妈的叫骂，在镇军管会打了招呼之后停下来。隔两天，她又想出新花样。她请了巫师，设下祭坛，说是要三个姊妹杀狗堵咒，幸好那条无辜的白狗在临上场那天清晨，莫名其妙地逃脱，一场闹剧不了了之。大姨妈不肯罢休，又想出了“捞油锅”的把戏。那是把一桶菜油倒在铁锅里，烧开以后，将几块银元丢进锅底，叫所有嫌疑人抓阄，谁能把银元从油锅里抓出一块来，谁就得到解脱。当时忙于建立和巩固政权，对一些乱七八糟的民间组织还没有来得及清理，这事由镇上有名的“十大姊妹”主持。有人通知左三妹的时候，她表示坚决拒绝参加。来人警告她：“违反规矩，剃‘阴阳头’啊！”左三妹说：“军管会是吃干饭的？你还拿‘十大姊妹’来骇我！”果然，在镇军管会干预下，“捞油锅”没搞成，但人们心头有了疑惑：那罐子是不是真让左三妹挖去了呢？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政治运动接踵而至，作为“伪镇长”太太，大姨妈成了不许乱说乱动的人物，她再没有精力，也没有勇气纠缠那件事了。随着岁月流逝，寻找珠宝罐子的事终于被人们逐渐淡忘。但镇街上的人十分清楚，左家三个姊妹结下的怨仇，始终没有消解，不仅三姊妹像仇人，子女们见面也像斗鸡眼似的。

“文革”闹起来的时候，几个姨妈噤若寒蝉，但“造反派”还是主动找到她们头上来了。“造反派”没要她们下油锅，把她们都剃了“阴阳头”，还分别给每人制了一块沉甸甸的大木牌，上书三个人的不同身份。大姨妈是“伪镇长臭老婆”，二姨妈是“珠宝藏匿犯”，三姨妈是“盗窃人民财宝的狐狸精”。那天，“造反派”把三姊妹一起押到小学操场上批斗，每人胸前除挂着那块大木牌外，另外还挂了一只尿罐子。他们认为谁不老实，就把烧红了的一块石头丢进罐子里，尿臊气便一下子蒸腾起来。大姨妈熬不过，憋着的一口气没换过来，当场被熏死。她喊出的最后的话，不是冲着“造反派”，而是对两姊妹恶狠狠地说：“到了阴间，我还要找你们撕扯清楚！”当晚，二姨妈在家上吊，“畏罪”自杀。

两个姨妈死后，左三妹却过了一段难得的清静日子。大概是感到榨不出什么油水，后来又忙于夺权，“造反派”便将“狐狸精”晾在了一旁。

过了几年,镇子上的人有一天突然发现,被撵到破土墙房里的左三妹一家,不知什么时候失踪了。那天早上发大水,河水漫出河床,河边不少住户屋里进水一尺多深。左三妹家住的土墙房塌了一堵墙,但没听见屋里发出任何声响。有人从土墙倒塌处钻进屋去,才发觉屋里早就没人住了。一个寡母带着三个女儿从大家眼皮子底下消失,提起这事,镇子上的好些人很久以后都觉得不是滋味。



时间到了又一个世纪的初年,对枫香镇上的人来说,左家三姊妹的故事,不仅已经遥远,而且早已陌生。客观一点讲,事情好像又不是这个样。因为大姨妈的一儿一女、二姨妈的两个女儿都还生活在小镇上,不说“立业”,他们都已“成家”却是毫无疑问的。抬头不见低头见,谁又能轻易忘掉笼罩着他们的那些纷繁往事呢。但对过去的事,特别是那些不愉快的事,无论是家国大事,还是张王李姓的家长里短,大家都尽量避免提及,认为那是埋在土里的“一泡屎”,埋起不臭挑开臭。所以,大家都害了“故意健忘症”。对左家几老表的关系及其历史渊源,大家本来就心照不宣。别的不说,光说打麻将场合,一个老表闯进来,只要看见另一个老表在场,进来的那个悄悄地转身就溜走了。对这样的事大家看在眼里,但谁会不识趣去碰人家的痛处呢?可这一次不一样,当刘家一个远房侄女叫翠翠的从长岭市打工回来,却又把大家的心思给搅乱了。

007

翠翠是刘家贵远房侄女。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,她索性就到外面飘去了,先在深圳、海南飘过一阵子,后来在本省长岭市一家企业打工,干了一阵,转到市医院做了护工。她的活儿做得好,不少病人家属争着聘她。那个医院的院长正好是三姨妈的大女儿刘兰兰,七弯八拐,翠翠成了刘兰兰家保姆。亲戚关系捅破后,她实际上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之一,刘兰兰把她当亲妹子,每天辅导她,准备让她半年后竞考医院护士。

原来,“文革”开始那年,刘兰兰在省城卫校毕业后,没有回本县,却被分到了崖河县燕子岩公社卫生所。那是全省有名的荒僻之乡,同枫香镇不仅跨县,而且跨了地区。三姨妈带着两个中学未毕业的女儿,趁乱来到燕子岩公社,两个女儿就在当地插队落了户。她们能离开枫香镇,其实

是得到了那时已是区武装部部长的崔干事的暗中帮助。因为有些文化底子，三姨妈还在燕子岩耕读小学当了十多年民办教师。后来，刘兰兰从公社到县、从县又调到地区医院，直到当了市医院的院长。刘兰兰的两个妹妹考上工农兵学员，毕业后也分到长岭市。三姊妹先后结婚，她们的丈夫分别在市的纪检、公安和银行工作。

翠翠说，三姨妈已经八十多岁，心宽体胖，满头白发，但面色红润。孙子们又很争气，读书一个比一个展劲，光北大就去了两个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开心。翠翠无意中提及，三姨妈左手一枚金戒指，右手戴个玉手镯，穿着不很讲究，但干净利索，是个慈眉善眼的老太太。

翠翠带回来的信息，把大姨妈、二姨妈的几个子女的平静生活完全打破，他们一下子变得寝食难安。从来坐不到一块的几老表，现在坐到了一块。他们先后开了几次家庭联席会议，商讨让三姨妈拿出珠宝罐子的对策。翠翠说到的那枚金戒指，大大地鼓舞了几个老表，他们认为，那是找到珠宝罐子的铁线索、金钥匙。他们认定那枚金戒指就是大姨妈当年戴过的那一枚。

大姨妈的女儿胡小秋问翠翠：“你告诉我们这些，三姨妈不会责怪你吧？”

翠翠说：“她才不管哩！”想了想，她又补充说，“只有一次，在我刚知道三姨妈是我们亲戚的时候，我想给你们打电话，三姨妈制止了我，叫我回来慢慢讲。”

胡小秋问：“你这次回来三姨妈没交代什么吗？”

翠翠摇摇头。她说：“三姨妈从来不提这边的事，不提大姨妈、二姨妈，不过有一回有点反常。”她告诉他们，有一次，她陪兰兰姐的小孙女佳佳在客厅玩，她教佳佳唱一首家乡童谣，三姨妈坐在沙发里静静地听，听着听着就抹起眼泪来了。

他们问她唱了什么歌，翠翠便把那首童谣唱了一遍：

青竹丫，苦竹丫，
对门对户打亲家。
亲家儿，会写信，
亲家姑娘会挑花。
大姐挑的灵芝草，
二姐挑的牡丹花，

唯有三姐不会挑，
嫁了一个癞蛤蟆！

胡小秋回忆说：“我听我妈说过，这是她们三姊妹小时候爱唱的一首歌，嬉闹时，两个姐姐爱唱这首歌嘲笑三姨妈。三姨妈有时唱这歌自嘲，有时唱着调侃三姨爹。”

翠翠说：“我发现三姨妈很喜欢家乡童谣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有首童谣她想了很久，只想起三句，这次还叫我回来帮她收齐呢，可谁都记不起了。”

大家问是哪三句，翠翠说她不晓得前面几句是怎样唱的，她只晓得最后三句。她用家乡童谣的腔调唱道：

……猫砍柴，
狗烧火，
耗子开门笑死我

大家听得笑起来。

大姨妈的儿子胡小夏心头酸酸的，说：“三姨妈厉害呀！找的三个女婿都在要害部门——珠宝的，放心使用！”

二姨妈二女儿陈艾梅说：“还专门找个银行的呐，换个金条什么的更方便。”

大姐陈艾草突然想哭，她说：“我妈背了几十年黑锅，这回总算要卸掉了。”

可是，事情在往深处讨论的时候卡了壳。

比如说，仅凭一枚戒指，如果三姨妈死不承认是她藏了那个罐子，你有什么法？

还有，这事是在家庭内部解决，还是通过组织解决？如果通过组织解决，那一罐子珠宝会不会被没收？

还有，如果罐子里的珠宝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怎么办？叫她赔，赔多少？诸如此类，等等。

几老表各抒己见，争执很激烈，仿佛谁示了弱，谁就会在唾手可得的利益分配中吃亏似的。一个星期之内，他们开了十多次会议，在第十三次会议上，最终统一了几条意见：一是翠翠回去后，想方设法拍下老太太戴